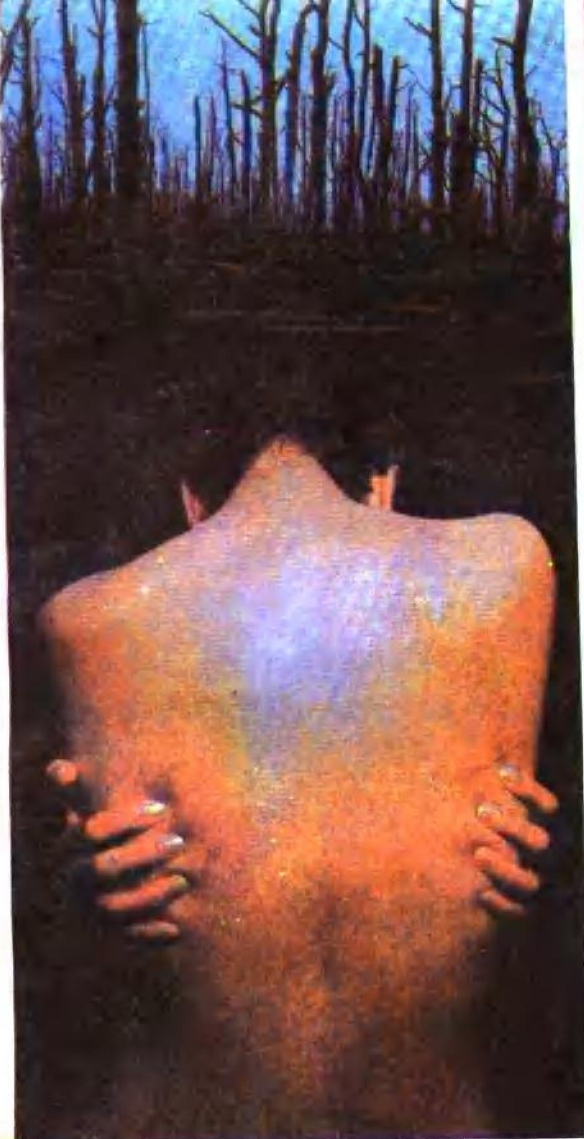


HAWAIIAN



(香港)

冯嘉等著

海为邻

.5

冯嘉等著

海为邻

华艺出版社

海 为 邻
冯嘉 等著

*

华艺出版社出版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象州县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:11 字数233千字

1989年6月第1版 1989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00001-20050

书号:ISBN7-80039-168-1/5.83

定价:3.75元

目 次

海为邻	(1)
短 旅	(52)
秋 妇	(112)
岛 情	(164)

海 为 邻

李太太把门匙交给儿子，那是一串三条门匙的钥匙链。“这是胡伯伯和胡伯母海边别墅的门匙。”李太太跟儿子说：“大的那条，是别墅前门，小的那条，是后门。晚上上床睡觉时，记得亮了警钟，有盏小红灯，一亮就行了，那是防盗的。立基，立基，你听见没有？”

李立基伏在钢琴架上，一只手弹琴键，另一只手匆匆在五线谱上填音符。他是用铅笔填的，填了又擦，擦了又填。

“我跟你说话，你听见没有？”李太太的嗓子提高起来。

“听见。”立基嘴里应，用手指又弹两个音符，连头都没有抬起来。

“我跟你说话，你看住我！”李太太严肃了。

立基抬起头来了，十分有性格的脸，清秀但带着刚硬。

“我跟你爸到雪梨去一个星期，你住到胡伯伯家里去。”李太太面对面地跟儿子说：“他们到佛罗里达去度假了，屋子没人看，我答应他们，让你去住一个星期。”

“我去住，这儿呢？”立基反问。

“这儿就让那两个菲佣作威作福好了。”李太太说：

“胡伯伯的别墅没人管理，空着一星期，他们不放心，我答应他们让你去住一星期。”

“我去看屋子，这些哩。”立基用手一指面前的五线谱。

“哎唷，一天到晚要参加什么作曲比赛！作什么曲，算了吧！”

“我有潜质，我的曲子可以获奖，我有信心。”立基告诉母亲。

“爸要你长大了做他的生意，我们家里不要什么作曲家！”李太太对立基说：“你听住啊！你听住啊！你爸跟我明晚登飞机走了！你到海边去啊！”

“我一定要把曲子谱好，寄去参赛。”立基坚持：“我要留在这儿写曲子！”

“胡太太那儿有具最大型的三角钢琴……面对海洋，你作曲更有灵感！”李太太最后对儿子说。

“那儿有钢琴？”立基为之一怔。

“面对一片蓝海，环境如诗如画，你的曲子一定得奖了！去！去！去！”

李太太把钥匙扣向儿子面前一推。

“记住了，大的那条，是花园铁门钥匙，中型的是屋子前门，你要记住，小的那条……”

胡家的别墅靠海而建，客厅一大片的落地玻璃。

玻璃后，果真是一具白色的“史丹威”巨型钢琴。

屋子建在小坡上，从玻璃内俯望，可以见到屋子下方的海滩。

于是将视线伸展，面前是蔚蓝的海，一望无际。

立基将几件简单的衣服挂进衣橱，在屋子前前后后绕了一圈。

然后他绕到厨房去，打开冰箱。

冰箱内食品饮料俱全，冰箱顶上安放着一张纸条：“若需任何用品，请拨以下电话号码。”大概是胡先生或胡太太留下的。下面是一行电话号码。

立基倒了一杯牛奶，凑到唇边大喝两口，抬头一望，视线透过厨房的玻璃，遥遥望见坡边远处的另一幢别墅。

那幢别墅小巧精致，红色屋顶，白得瞩目的墙壁。门前有一大片草地，青草绿得象翠玉般，绿草地下有一朵朵小白点的碎花，在风中摇摆。

好细致精巧的一幢小型别墅，不象是真实的，有点象画家绘画时虚构上去的增加画面美感的那一幢。

隔着玻璃，李立基的视线呆望那幢红顶白墙的小屋好一阵。

小的绿草地上，突然闪出一只全身雪白的小狗。

小狗在绿草当中飞奔，跟着，后面又追出另一头小狗，最后面，又奔出另一头……

三只小狗在草地上追逐嬉戏。接着，一角闪出一只德国牧羊犬，然后……又是另一条“拳师狗……”

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…六…立基整个人呆住了。六只狗！

小巧的别墅内，六只狗！

就在这一刹，雪白的门扯开了，一个全身白衣的身影从门内闪出。

一个穿着白纱长裙的女人，戴了一顶白纱帽子，手里提着一个草篮！在强烈的阳光下，她着一身白，白得在跃跳，

令人目眩。

那个女人让海风飘扬着她的纱裙，手挽篮子，轻步穿过草地。她向远处的草坡下走去，那六只大大小小的犬，摇头摆尾地奔跑着跟随她，一下子闪得无影无踪。

立基手中捧着牛奶杯，有点失神。

这么一闪，有如一阵白光幻影。

那个女人好象一阵轻烟，在阳光下散去，只留下地面芳绿的草地，和草地上被海风吹动的小白花……

这幢屋子太静、太静、太静。实在静得能够听到自己的心跳。

坐在白色的钢琴前作曲，弹奏了一段，立基的手指就在琴键上滞留了。

说什么环境能令人产生灵感，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。

他直觉上了母亲的当。一定是妈答应替胡家看屋子，临时又惦着澳洲的女儿，所以把他拖到这儿来帮胡家看屋子的。

说什么诗情画意的环境，可以写出更优美的曲子！完全是妈在向他胡扯！

他只觉得四周寂静，环境陌生，灵感象上了一把死锁的铁闸！他将那两个音符在琴键上弹了又弹，重复又重复，都无法将那一小段音符紧接上去。

电话铃作响，铃声划破静寂的黑夜，把立基吓了一跳。

拿起电话，那边是一阵惊讶的叫嚷声：“立基！你真的躲到海边去了！我还以为你家里的菲佣在瞎吹。”

“妮妮。”抓着话筒，他回答：“我打过电话给你，你家里没有人。”

“在替山顶的一个女人装修新居啊！那个女人！我的天，难服侍！”

“装修得怎么样了？”

“挑剔，吹毛求疵，为了她那间新居，搅得我没有一天在家。你呢？避到海边去作曲，曲子怎么样了？”

“这么静，太静，静得可怕，”他回答：“只有海浪声。”

“那屋子很大吧？我听到你说话时的回音。”

“对，有具很名贵的钢琴，玻璃墙外是一片海洋，可以俯视坡下的海滩……”

立基的视线透过客厅的玻璃，向海滩外望。月光下，海面一片银光。

沙滩在黑夜里泛着光亮，他见到一个白色的影子自沙滩划过……

一个身穿白纱长裙的女人，在月夜里的海滩飞奔。

月影下，是一群追随她狂奔的狗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……六……！

又是那个白衣女的影子，又是六条狗！“我见到那个女人！六只狗……！”立基抓着话筒，对妮妮说。

“什么？什么？立基？什么？什么女人？什么狗？”妮妮的声音在对方叫嚷。

只是眼光一闪，海滩上的女人与狗群全消失了。

“立基！你在说什么？”妮妮仍然在对方嚷。

“没……没什么。”立基定定神：“这儿好静。对面草坡上只有间屋子。好象住了一个女人，养了六条狗！”

“我一有空，就过来看你。”

妮妮说：“听说你会在这里住上一个星期？”

“我进市区的那天，曲子应该作好了。”他说：“一定是好曲，非获奖不可！”

“我整顿那个女主顾，立即抽时间来看你！”妮妮搁上电话。

把电话挂上，立基走到玻璃前。黑夜里一片银白色的海与沙滩。

沙滩上再也不见那个女人的影子，她在夜里闪过，有如天际划过的流星。

拾起门前的鲜奶与早报，立基把牛奶放进冰箱内。

举头一望，他又见到前面绿坡上的白色小屋。草当中一点小白影，仍然在海风中摆动，对他产生强烈的好奇和诱惑。

他从后门向对面的草坡，向那间白色小屋走去。

那一间屋子，从视线中遥望，距离似乎要近得多。从胡太太的别墅步向对面的草坡，原来颇需一段时间。

踏上草坡，他走到那幢白屋前。四面望望，没有犬，没有人迹。

他走到屋子前，透过玻璃窗，向屋子内张望。

里面是一个客厅，地面铺满羊皮，屋角有一个壁炉。

壁炉上摆着一瓶鲜花，水晶花瓶内是一朵朵白色的小花，正是门前草地上的那些小花。

屋子里一片清静，不见人迹。

就在此刻，突然间“汪汪”一声，一头高似人形的巨型猎犬向他直扑而来，狼犬一口咬住立基的裤脚。

接着一片“汪汪”声，一大群犬四面八方直扑过来。

立基一急，想挣扎摆脱那些狗群，但是那些狗越吠越响

亮。

“住声！”一个声音响起。

那声音一喊，咬住立基裤脚管的狼犬立即放口。其他几只犬立时噤若寒蝉。

立基回过头来，见到阳光下的那一个妙龄女人。

她一身白裙，肩上披着一件薄薄的毛衣。她的长发在强烈的阳光下泛着浅棕色的光亮，她惊人的白皙，令人眩目！她白得象是具用羊脂玉雕塑出来的神像。

“你以为这是什么地方？无人的荒岛？”立基呵呵大笑起来。

“跟荒岛也相差无几了。”妮妮说：“附近连店铺都没有一家！”

“厨房内有个电话号码，我一拨号码，一切食品立即送到……”

“啊！白色的钢琴！”妮妮已经惊喜地尖叫起来，走到琴旁，掀起琴盖：“哗！‘史丹威’。这么贵的琴，本地没多少具吧？有这样的琴作伴，你的曲子谱成怎么了？”

“曲子？哈！”他走到钢琴旁，把琴架上的五线谱向她一扬：“你自己看！”

妮妮俯上身来，看了看曲谱，耸耸肩。“我看到豆豉，可以用来蒸鸡！”妮妮笑着：“你明知我对曲谱一窍不通！”

“现在我才明白，环境与灵感——完全是两回事！”立基苦笑：“是谁说优美的环境能促进灵感的？胡说！”

“你只是灵感未到！”妮妮捧起胶袋，向屋子内走：“我到厨房内替你弄一餐香喷喷的晚餐，吃完晚餐，你必然灵感

泉涌！”

妮妮左右两手臂交叉抱着食物，走进厨房去。

“你的牛扒要几成熟？啊？立基！”她的声音立即从厨房内传了出来。

立基点燃银烛台上的蜡烛，与妮妮面对面吃晚餐。

妮妮的牛扒永远一流，她一直说弄牛扒简单。她总是说“把握时间”而已！

海岸边的浪声是清脆的，当立基望向玻璃外的月夜时，他又遥遥见到眼前下的白影子。

“看，她又在这儿了！”忍不住，他向妮妮嚷。

“谁？”妮妮连忙向玻璃外张望，泛着银光的沙滩，那个女人又在海边漫步。

她的裙子拖在水中，边走，边跟身边的那些犬在嬉戏。

“这就是你的邻居？”妮妮问。

“一个女人，六只狗。”他回答：“我曾经走近她门口，被她骂了一顿。”

“一个女人住这种地方？神经有问题。”妮妮猜测。

“她是一个很美丽的女人。”他说。

“哦？”妮妮瞥他一眼，似乎对这一点十分敏感。

“但她是一个年纪比我大很多的女人。”他又加上一句话。“噢，”妮妮笑一笑，作恍然大悟状。

碟子内的牛扒吃完了，全进了肚，妮妮站起身来。

“没有弄甜点。”她说：“因为明天一早，我还要回到那新居去，给那个女主顾虐待！一切从简！下次我再来为你弄餐全套晚餐，由头盘弄到茶点。”

“走吧，走吧。”他说：“我来洗碟子。也许边洗碟子，边能作出曲子来。”

“不用我洗碗？太好了！”妮妮嘻嘻一阵笑：“本来我是想自我牺牲的，替你洗好，抹好再回家，我都不在乎。”

“算了吧，你的女主顾虐待你，我不另加重刑在你身上了。”

“我送你出去。”“好，明天给你电话。”妮妮取起手袋：“也许在电梯里，你能把整首曲子奏出来，让我做第一个听众？”

“但愿如此。”他们走出屋子。妮妮步进车子，探头出来问：“送我到门口吧！”

“好。”他踱步到她的车子边，她缓缓开动车子，将车驰出花园大铁门。

“明天通电话！”立基步出铁门，向她招手。

就在这一刹，“呼”地一声，一阵强风直吹过来，大铁门发出呼然巨响，接着，铁门牢牢掩上了。

“天哪！”立基马上跳到大铁门边，用力推门，但是铁门已被风掩上了。

他连忙摸索口袋，那一串门匙留在屋子内。

“糟！见鬼！”他低咒一声，用力推门，那一道铁门又重又厚，牢如磐石！

他急忙奔到斜路，向前一望，妮妮的车子早已去得老远。

他束手无措，又回到铁门前来。

望一望那围墙，他想飞身跃墙而过。但是，他立即见到墙边的两点红光！

警钟！

“完了！完了！”他在门前来回踱步。

海风迎面刮来，呼呼作响，一到深夜，海边的风寒冷刺骨！

他抖擻一阵，用手围抱自己。想一想，他立即奔向海滩。月光下的沙滩泛着银光，滩上早已失去那白长裙的影子。

不可能在外面熬上一夜，否则必会被夜间的冷风吹成冰条。

硬起头皮，他从沙滩步上来，摸着黑，向后面的草坡直步而去……

白色的小屋窗户里亮着鹅黄色的柔光。立基向窗户的玻璃内张望一下，厅子里没有人。

灯光点亮着，不见那一个女主人，也没有狗的影子。

他只觉自己冷得双腿已经在发抖，怎么搞的？一到晚上，海边的气温竟会急剧下降！多耽一阵，他必会冻昏过去！

于是他在门边找门铃。

月影下，找了好半天，门缝边竟然没有门铃！

什么女人？她难道没有朋友来访的么？

不顾一切，他举起手，拚命地敲起门来。

立即，屋子里传出一阵吠声，吠声越吠越响！

接着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到窗边来了，影子在窗边向外张望一下。跟着，门打开一条缝。

门内沁出一阵暖气，他靠近门边，从门缝内望。

那女人站在门内，一头头发濡湿，正在滴水。她的身上披着一件浴袍。

她必然刚从沙滩上回来，正在淋浴。

“什么事？”她睁大双眼，万分意外。

“你——你会开门锁吗？”颤抖声音，他靠在门边问。她用莫名奇妙的目光看着他。

“我的门匙留在房内，海风把大门吹上了，我入不了门。”他立即匆匆介绍。

冷风令他声音打颤，哆嗦着，他毫无主张。她明亮的眼睛闪动一下：“你为什么翻园子？”“胡家有电眼，是警钟！”

“警钟亮着，大门掩上，门匙留在屋里。”她用双臂裹着浴袍：“你要请专家来开门。”“现在到什么地方去找？”“我有电话号码。”她说：“那个开锁的，最快明天早上才会来。”

“我捱不下去了。”立基颤抖声音：“让我进屋来避几个钟头的海风行不行？”

她上上下下打量他，眼睛内闪出一丝冷漠。“我不欢迎。”她说。

“呼”地一声，她把门关上。

立基完全傻呆了！世界上竟有这样不近人情的女人！

“死女人！”他面对大门狠狠咒。

惘然回头，他瑟缩着身体，正想转身离去，但是此时的前门突然又打开了。

“我不想明天家门口有架冻僵的尸体！”她淡淡地在门内说：“——进来吧！”

“啊——谢谢你！”望下她，立基马上向屋子大门内挤。

屋内的一群狗直欲扑上来，向他张牙舞爪！

“你坐。”她说：“我先把它们弄到后面去。”

她喝叫一声，那一群狗摇头摆尾地跟着她到屋后去了。

狗吠声消失，屋里一片清静。

他才坐下，这才发现原来壁炉里生了火。有柴木在燃烧，难怪屋子里一阵暖气。

坐在软椅上，他怔了好久，这一切是突然而来的意外。

“灾难，”他咬牙，暗咒自己愚笨！怎不拿着门匙才送妮妮出门？

笨！笨！笨！

过了好久，她才从里面出来。

她的浴袍是厚毛巾质的，她仍然赤足。

当她走到他身边时，他才发现原来她手中抓了一杯热啞咕。

“喝吧。”她将杯子递到他面前：“你需要。”

她突然而来的友善使他愕然。傻憨憨的，他接过杯子。

她的发丝间仍然在滴水，水珠从她的耳边流下，缓缓经过她的脖子，流到她胸前的浴袍中去。

火光在跳动，她整张脸都是鹅黄色的。她的发丝闪着金亮。

这样美丽的一个女人，隐居在海边。几乎是不可思议的。

“你还不喝？”她说：“你不是很冷吗？”

立基捧起杯子，低头喝了一口。暖和的啞咕从他喉头滑过，令他全身舒畅。他真的需要这一杯啞咕。他只觉她救了他一命。

她用指尖穿过濡湿的发丝，掠动头发，她走到壁炉边，举起铁钳，挑了挑柴火，令火势旺炽。

“你睡在沙发上吧，”她于是说：“我留着炉火，你不

会着凉。”

“你正在洗头？是我……打扰了你？”他带着不安地问。

“你当然打扰了我，我从来不喜欢任何住客。”她从炉边转过头来。

红色的火光在她脸旁跳动，令她的轮廓线条显得特别地神秘优美。

“你也不欢迎任何邻居。”他说：“你在这儿，跟胡太太他们，从没来往吧？”“为什么要跟他们来往？”她笑：“我已有我的朋友，我已有邻居。”

“你的朋友就是那六只狗？”立基立即问，“你的邻居就是海？”

“对。他们永远陪伴我，绝不离开我。”那女人说。

“你被人离弃过吗？”带着好奇，立基紧接着问。

“我象吗？”

“你一定遭人遗弃，所以隐居，所以愤世嫉俗，以海为邻。”

“如果我是你，我不会用太多的脑筋来研究别人，年青人，睡吧。”她转过身来，向他淡淡一笑：“明天一早，我替你找个人来熄警钟，然后再叫他替你开铁门吧。”

说着，她飘然离开客厅，步进走廊去。

“你不要走近走廊，”她的声音从走廊传来：“我不想我的几条爱吠，半夜三更把你咬成肉酱。明早见，年青人。”

她已离他而去。到了里屋。

屋子内静寂，只有窗外掠过的海风声，还有坡下远处的海浪声。

炉子内偶然有一两声木柴在火焰中的爆裂声。